

踏夢

2019年慧炬大學院校佛學論文
及文學創作獎學金得獎作品

● 范寧鵬

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碩士班



直至現在，回到家，我還是有個習慣，打開電腦桌旁早已空空如也，大家卻都有默契不肯丟掉的紙盒，看看裡頭是否還有蘋果。這樣的行為，只是單純的因為怕沒吃，一會兒就被他念了。但才回頭，神桌旁的小桌子上的小香爐，卻提醒著我，他現在可能只會看著我，但念我什麼我已聽不到了。

生與死的界線，更多時候是在無法傳語的思念下體現。

而我，也開始習慣在傍晚多點一炷清香，跟他

說晚安。

從問安方式的轉變，我開始去習慣從生到死的遷徙，逐步安下自己那道別後仍不想輕放的執著。

從他被診斷罹癌到逝世不過兩個月的光景。這樣的劇變從我們家的電視聲量最能體現。因為他有些重聽，總是將音量開到最大，電視在播些什麼都能鑽進家裡的各個角落。突然，少了政論節目的嘈雜，缺了客家歌唱節目的歌聲，沒了他敲著拐杖對著電視裡的言論「品頭論

足」，這樣的安靜頓時顯得刺耳難耐。

那時的他，往往看著天花板，一言不發，有時他開了金口，入耳的卻是「要死啦！要死啦！」然後，就是很長的沉默不語。從旁，細盯著他的側臉，白色的鬍渣精力充沛地爬上了他的臉面，使他眼眶的紅愈發鮮明，我不確定是因絕望而欲泣，還是長時間因癌末的劇痛而無法安睡，致使眼眶泛紅？然而，這是我第一次看著像是靈魂已被抽離身體的狀態，而那癱坐沙發

上的他如被蛻去的蛹，是否仍是我以往熟悉的他？

才發現，疑惑是我凝視劇變，交手無常下的反應。

然後，好多個夜晚，我穿梭在層層疊疊的夢境中，穿梭進那我仍感到手足無措的擇醫場景中。在兩家癌症期數截然不同的診斷中，叔叔堅信那位診斷他只有第三期的醫師告訴他，只要再做多少次的放射治療，就能殺死所有癌細胞，他們的父親就能痊癒，而斷然拒絕了再去大醫院做診斷的建議。因此，每一個下午，便看到風塵僕僕從公司趕來家裡的叔叔和父親，強行攙

著他去醫院做放射治療，而每日總會上演著他坐在床上，一個向來最是剛強的大男人，頓時像一個撒潑的無助男孩般啼哭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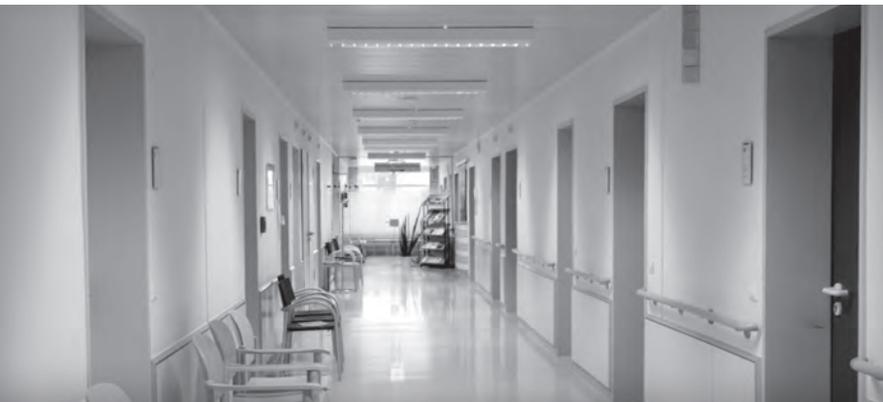
「我不要，我不要去，我不要去啦！」最終因體弱，力氣不足，而束手無策地任人擺布。從醫院回到家，什麼也不吃，睡了很長的覺。醒來時，難以下嚥又被勸進食，口腔的黏稠不是口水，而是鮮血。欲嘔是他的日常，吞嚥不下卻仍得逼著自己多少進食，像是吃給自己家人看的。交完差，又沉沉地睡去，然後呻吟。

在治喪期間的夢境中，我總聽著父親與叔叔

說著，早知道會這樣，就走安寧療護了，省去他的很多折磨，也不會讓他這麼生不如死，讓愛面子的他失了尊嚴與體面。然而，我看著的同時只想著，即便再重來，他們仍然不會知道，因為愛與恐懼，「安寧」使他們的心「不安寧」，使他們誤以為那是消極，是死刑的宣判，是親手將自己的父親送上了斷頭台。

很多時候，愛是殘忍的，是割傷彼此的兩面刃。治喪期間的愧疚與遺憾，以及告別式上這些我難以想像會痛哭的大男人們，讓我明白，無關乎時空的回溯，在愛、在回憶、在我們以為真有可能再一次做選擇時，大多數的人都是如此脆弱得不堪一擊，理智與情緒的斷線，使我們都沒有重來的可能。

來說說另一個關於他的夢吧！在他沉睡的過程



中，我最常聽到的是他的夢囈，手舞足蹈地對著我看不見的人說話，有時用著國語訴說他對人生的感悟，有時用客家話像在跟誰道家常。而我，總站在門外，看著門縫中的景象，不敢讓他瞧見我，因為我怕已無法分辨時間的他，不是要我在非吃飯的時間點去吃飯，就是要我幫他穿衣穿褲，原因可能為了要搭遊覽車出門去玩，或是在大半夜回診看報告。然而，我最怕的還是他苦苦懇求我餵他吃早已超過服用劑量的止痛藥，他總是會說還沒吃過，還沒吃過。我知道他沒有騙人，因為他的意識與記憶，可能同魚一樣只有七秒，而他最有感的便是生理上的疼痛，那是如影隨形的夢魘，是無法成為過往記憶的每一個正在經歷的當下。所以，我總不敢讓他看見我，與其看他經歷連綿的疼

痛，我更喜歡看他與空氣聊天，那是我了解他的另一個角度，而我也只能這樣偷偷地看著他，為他念著佛號。

臨終前的那些景象，醫學總說是譫妄，但我真的相信他口中所說的那些已經離開的朋友和親人都回來看他了，聽他說話，找他出去玩，只有這樣，他的病榻傳來的不是呻吟，而是快樂卻虛弱的囈語與談笑，對著我們都看不見的人。

漸漸的，那些朋友少來找他了，又或者，他已虛弱得難以再與他們交談了。病榻的最終，所剩的只有綿長的，像是直至末

日的痛苦呻吟，以及渴求止痛藥的聲音與哭泣，那是「求生求死了不可得」的絕望，而我也愈來愈少回家，因為每一次回家，都要面對自己的懦弱與無能為力。我所能做的，總是站在門外，從門縫望著他，為他一次又一次的默念著阿彌陀佛的佛號，求佛讓他好眠，而巧合的也在每次的默念與默禱中，他真的沉沉入睡了，無有恐懼，無有病痛，也無有絕望的深淵。

在他生命的終點，我只祈求著他能無牽無掛地瀟灑走完最後一哩路。但這樣的祈求在那段期間，我常不確定佛菩薩



是否聽見了。因為，他的病痛與治療繼續嚴峻地折磨著他，也折磨著照護者的身與心，累得彼此精疲力竭，但誰都不想放手。夢裡，那緊握的拳頭，我分不清究竟是痛苦的他？還是父親或他的其他子女們？而我的夢又醒了，手掌被我掐出了深陷的指甲印。

誰說「千處祈求千處現，苦海常作度人舟」？

我拿著一束清香站在觀音的座下，仰望著、祈求著：「菩薩，求您帶他走好嗎？讓他早日脫離病痛，我隨時都準備好告別，隨時都能歡喜送他最後一程。」但菩薩讓我知道，我們總以為做好了告別的心理準備，但那不意味著沒有悲傷，沒有悔恨，沒有怨尤，沒有那種難以釐清的情緒反應。

夢中，我來到他離去的那個夜晚。妹妹的一通電話要我趕緊回家，我坐



photo by Outchong @ wikipedia.org - CC BY-SA 4.0

在電腦前，靜靜地吃完便當、洗好便當盒，告訴室友：「我今晚應該不會回來睡了，拜拜。」井然有序地我回家了，我以為，只有用這樣的平常才能應付無常，告訴自己，這不過就是一生中的一天。冰冷的遺體被蓋上了往生被，靜靜地躺在他自己的床上。不說，我以為他真的只是把棉被蓋得高些地睡著了，不再有生不如死的劇痛。

我拿著《地藏經》，同姑姑與姑丈在一旁助念，努力念清楚的每一句經文，是對他離苦的祝

福；竭力忍住的眼淚，是對他往生樂土的希冀。努力安下自己那顆顫抖的心，因為深深相信著「惟有生者安，亡者才會安」的信念，願他今後無病無痛，無災無難，更願他得力時，生生世世行菩薩道。

他去哪了？

我相信妹妹說的，愛玩的他跟著佛菩薩們到淨土去玩了。

摺著蓮花和元寶時，大家總是閒話家常，也偶爾嬉笑怒罵，聊著對他生前的點滴回憶，妹妹說：「阿公離開的那一晚，家

裡的大門被打開了，所以他應該很開心，終於可以逃出去玩，總之，不要難過了啦！他現在應該過很爽。」我接著道：「我也覺得，所以還是不要難過好了，免得打壞他遠遊的興致，取消旅行了！」

大家笑著，繼續討論著誰摺的蓮花好看，他坐著會感到很拉風；誰的元寶好看，拿出去很有派頭。也說一定要盡其所能地多摺一些，因為大方的他，在路上看到沒錢沒蓮花的，肯定會把自己的分給他人。好像只有用著這樣看上去很不正經的方式，才能沖淡心中的遺憾與哀傷；好像也只有用這樣的方式，才能像是歡喜要送他出國旅行一樣。

從臨終期間的陪伴到百日圓滿這段過程的回憶，總予我一種恍惚之感，更是充滿了聲色氣味的夢境。

他的房間揮之不去

的是濃濃的教人恐懼的病氣，那種氣味比絕望更黑暗，層層包裹著他的身軀，使他深深的被禁錮了。然我更揮之不去的是阿婆那如少婦喪偶般的嚎啕大哭，那是我第一次看到向來淡定的她失態，更讓我明白，他們兩老的愛是不說，是藏在日常平淡無奇的對話與鬥嘴之中，愛著愛著成為了習慣與日常，如同早餐的稀飯，中餐不會少的自製豆腐乳。

而在他走之後，我們都發現，阿婆也開始改變了她的習慣，不再在客廳配著電視吃飯，而改在飯廳，那是以前他專心吃飯的地方，沒有電視，但看到經過還不肯吃飯的

家人，就叫來盛飯。他離開後，阿婆開始了這個新的習慣，而這個習慣的養成，或許就是未亡人的她對亡夫的他之思念與告別吧。

舊習慣跨度到新習慣，其本身就如同一場正視告別的儀式。

那紛繁的夢，夢中喧嘩的眾聲，都如同一面又一面的明鏡，使我不得逃離的自我觀照。然而，似乎，我仍然沒有學好如何面對臨終，面對生死。不，應該是面對死亡。

那麼，他是誰？我花了好長時間才接受他是我過世的阿公。

在生老病死的人生現象中，我總是將病與死視



photo by kseriffes @ wikipedia.org - CC BY-SA 4.0

作幻夢，以幻夢作為逃避現實的手段。我怕死嗎？以前，我總大聲的說：「不怕，女漢子如我，怕什麼死！」然而，在親人相繼離世之後，我才明白，我怕死，怕那些愛我者與我所愛者的離去。他們硬生生地從我的生活抽離，粉碎了我的「習以為常」；我怕面對他們在臨終時的狼狽、無助，而自己卻莫可奈何，只想逃離現場；怕他們還沒等到我學好告別之時，就先一步往遠方啟程；怕他們走錯了路，沒走到佛國淨土，而誤入地獄惡道受折磨；怕「去者日已疏」，他們在我的記憶中就這樣淡去而不留痕跡；怕忘了他們雖以愛來灌溉我、教我愛，而我是否會在他們的離去後逐漸忘卻怎麼愛？

回憶著這些逝去的人，卻與我從未褪色的夢成了鮮明的對比，當我意

識到這些紛繁的夢是如此鮮明時，才震碎了我的恐懼與妄念。我方明白，我的心田早已被離開的他們種下了許多的種子。那些種子是他們予我的愛與希望，即便他們離去後，仍會在我的心底繼續發芽，影響著我的生命。

這段日子總想起陶淵明〈神釋〉的結尾：「縱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懼。應盡便須盡，無復獨多慮。」那樣的知命任運，是超越了對「常」與「我」的執著後，油然而生的豁達與自在；是喚醒紛繁的夢，回歸面對那流動不息的當下的凝視。面

對著生命一次次所帶來的生離死別與病苦，這些過程不只教導我「放下」，更讓我明白在「放下」後還要再一次「提起」的道理，提起對「無常」諸境的修練，也提起自己對每一段緣份的珍惜，不再在每一次的告別中留下遺憾。因為，遺憾，往往是對「未盡責」的悔恨。若言「心無罣礙」而得「遠離顛倒夢想」，是從此岸到彼岸的過度，那麼我想，這乘載我們的一葉扁舟，不當在過去，亦不當在未來，而是在今生今世，在每一個認真生活的當下。㊟

